# 東林書院志

典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況詩書禮樂之具乎籩豆琴瑟典籍之類器也不離乎器而道存焉欲習禮樂而無其器有志好古而不得經史子集之富以恣搜討將孰從而求之志典守

祭器

籩叁拾貳箇　豆叁拾貳箇　簠陸箇　簋陸箇

古樂器

琴壹張　瑟壹張　塤壹枚　篪壹枚　簫壹枚　笙壹枚　鐘拾陸口　磬拾陸面　搏拊壹面架一座　柷壹件　敔壹件

鐘架壹座　磬架壹架　琴柱貳拾伍箇絃全　瑟軫七箇絃全

琴足貳箇

典籍

文公家禮壹部計壹套陸册　朱子册議壹部計壹套捌册　朱子年譜壹部計壹套肆册　朱子註解楚詞壹部計壹套肆册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計拾套貳册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九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

著述

歐陽子所見唐四庫書目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譬之艸木榮華之飄風若儒先之造道而有德者其所著述自與日星並垂然數有幸不幸焉作者亦不能保其必存也臚列其目可按而稽志著述

楊龜山先生著　文集　語錄　三經義辨　日錄辨　字說辨

羅仲素先生著　春秋解　毛詩解　語孟解　中庸說　春秋指歸　合衡錄　遵堯錄　議論要語

胡德輝先生著　道護錄

喻玉泉先生著　易義　玉泉講解語孟大學　四書性理窟　玉泉語錄

尤遂初先生著　遂初小稿六十卷　梁溪集五十卷　周禮辨義　內外制三十卷　全唐詩話　老子音訓　遂初堂書目一卷

李小山先生著　小山文集　小山奏議

蔣實齋先生著

虞薇山先生著　薇山文集二十卷

邵二泉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集　簡端錄　日格子　定性書說　左鐫　勿藥集　漕政舉要錄　杜詩集註

顧涇陽先生著　涇皋藏稿　大學通考　大學質言　還經錄　桑梓錄　虞山商語　小心齋劄記　東林會約　東林商語　證性編　當下繹　南岳商語　仁文書院商語　經正堂商語　毘陵商語　荆溪商語　志矩堂商語

高景逸先生著　高子遺書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註　古本大學　正業集註　朱子節要　四子要言　就正錄　東林論學語　高子藏稿　邵文莊公年譜　高子詩稿

天完錄

顧涇凡先生著　小辨齋偶存　朱子二大辨　徘言

錢啓新先生著　像象管見　象抄　續抄　範衍　源編　漸編　黽記　邸抄

安我素先生著　養心日劄　讀書日箋　荒政撮要　武備私考　贍族錄　名山記遊　文獻通考刪

葉園適先生著　與至吟　秀露止囂錄　見聞摘錄　八貞女傳

陳筠塘先生著　四書正刪正　四書罪罪知　禮樂考　欽恤

題藁　治湖實政　三方臆斷　救荒全書　中牟水利　芸

堂日錄　續錄　百將傳摘抄

薛以身先生著　浮弋集　續憲章錄　泉上雜語

劉本孺先生著　依庸絜語　湖畔逸農遺稿　三畏堂素業

東林志稿　從先文訣　文衡

張弦所先生著　東林商語　蒲榻笑拈　庭學愛日　索居小

咏

許靜餘先生著　露穎編　中解編　太玄玄言　詩集

王儉齋先生著　儉齋文集

史玉池先生著　亦爲堂集　明道附言　語錄　奏疏

鄒南皐先生著　宋儒語略　存眞集　願學集　奏議

馮少墟先生著　文集二十二卷　元儒考略　關學編　辨學

劉念臺先生著　劉子全書　語錄　奏議　文集　雜著　儀禮經傳　古學經　家語考次　古易鈔義　讀易圖說　論語學案　曾子章句　十三子　古小學集記　古小學通記

人譜　孔孟合璧　五子聯珠　聖學宗要　明儒道統錄

人譜雜記　中興金鑑錄　保民訓要　鄉約小相編　劉氏祀典　劉氏族譜　年譜

秦水菴先生著

宿仁實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說苑

姜同節先生著

賀亨陽先生著　思聰錄　人模樣　女箴　三世事小錄

汪鶴嶼先生著　書傳刪補　葆淯園集　閩諏漫紀

李元冲先生著

周懷魯先生著　待旦堂讜談
歐陽宜諸先生著　晉陵先賢傳
魏廓園先生著
楊大洪先生著
周蓼洲先生著　燼餘集　年譜
繆西溪先生著　從野堂集
陳中湛先生著
王軒蘇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蔡雲怡先生著
黃石齋先生著　洪範明義　月令明義　緇衣集傳　儒行集
傳　三易洞璣　易像正　孝經百種　大滌函書　榕檀問
業　奏疏　文集

文湛持先生著　文集
金涓菴先生著　涓菴語錄
馬素修先生著　澹寧居詩集　忠鏡錄　澹寧居文集
吳霞舟先生著　周易卦說　大學衍註　霞舟隨筆　十願齋文集
陳幾亭先生著　幾亭全書　皇明儒統　程子詳本朱子語類朱子經說高子遺書陽明要書俱出先生手纂
華鳳超先生著　高忠憲公年譜初編　四書大全參補　春秋說
龔佩潛先生著
鄒經畬先生著　一簞軒文集　經畬先生遺集　易蒙　尚書揆一　學庸解畧　孝經纂　二程全書摘要　朱子節要補

朱子全書偶摘　小學偶箋　宋名臣言行錄纂　國朝名
臣言行錄纂　東林諸賢言行錄　一簞軒劄記　誦詩隨筆
皇明洪範　經世要話　居官寶鑑　弭亂聽言　救荒末
議擬疏　一簞軒隨筆　字義偶箋　見聞偶述　國朝文章
正宗　養蒙詩　錫山近事紀實　醒夢吟　委巷謠　鶴湖
小咏　詩稿
鄒忠餘先生著　四書筆旨　孝經筆旨
張泰岩先生著　四書經正錄　東林講義　小學講義　孝經
講義　尚書說統　五經總類　四書說統刪補
黃　齋先生著　禮樂合編　續史五編　承天紀世覽　玉磬
齋詩集　錫山史逸
秦湑緣先生著

陳苙漁先生著

顧庸菴先生著　西疇日抄　悅心錄　明盛編　倣近思錄

纂端文要語　高子語要

施曠如先生著　東林講義

周仲馭先生著

成實慈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註略　西銘解　崑崙洞語錄

刁蒙吉先生著　潛室劄記二卷　易酌十四卷　麟酌　四書翼註十六卷　斯文正統十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　辨道錄六卷

陳子衆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彙旃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續志　中庸問答　三

楚文獻錄　纂高子節要　易悟　東林講義
熊祈公先生著　弘毅齋集
惲遜菴先生著　纂劉子節要
孫蘇門先生著　理學宗傳
秦大音先生著　易敘圖說　周子通書半解　參仝閣文集
清江縣志　奏疏　先儒四編　皇極內篇小衍　講錄二卷
淮海年譜
胡愼三先生著　懷古堂文集　聖學源流錄　歷代廢興說
鑑斷集要　伶香齋集　洪李乘略
嚴佩之先生著　生軒易說　屬比直書　東林書院志　生軒
存稿　易同
王敬哉先生著　冬夜箋記　青箱堂詩十卷　續詩十二卷

文集十卷

孫北海先生著　五先生學約　四先生學約　道統明辨錄

考正晚年定論　益智錄

龔震西先生著　理學醇疵辨　李茗平讞錄

湯潛菴先生著　湯子遺書　洛學編　補睢州志

張菰川先生著　菰川文集　洛閩源流錄　小學論註

熊敬修先生著　兩朝國史　政治典訓　北征方略　孝經衍義　明史　朱子全書　學統　閑道錄　下學堂劄記　學辨　學餘　下學堂學規　歸潔園偶筆　樸園邇語辨　剩語五緯　陣圖解　些餘集　經義齋集　滌修堂集　閑道堂集　蘭臺節錄　悔園存稿　古文抜　古詩抜　明文抜明詩抜　十家文抜、三尺堂文集　困勉錄　纂輯四子

大全

陸稼書先生著　三魚堂文集　問學錄　松陽講義　困勉錄

讀朱隨筆　增刪舊本四書大全

吳徽仲先生著

汪默菴先生著

施虹玉先生著

宋牧仲先生著

許時菴先生著

張孝先先生著　正誼堂文集　困學錄　居濟一得

高紫超先生著　周禮註　小學纂註　薛胡羅三先生要語

老子解　字母

曾二雲先生著

林平華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終

#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 軼事一

列傳旣裒次成編而講壇諸賢言行之不載于傳者往往而遇也棄而觀之愈知所法矣至東林軼事原本舊志而十增其八焉要亦期于文獻有關云爾志軼事

### 東林軼事

楊龜山先生東林道上閑步詩有寂寞蓮塘七百秋之句蓋咏廬山東林也若羊或爱廬山東林之勝而移以名吾邑講學處亦未可知

國初王耐軒在東林庵一夕成梅花百咏或者稱其才艷而錢塘徐一夔氏則曰非寡慾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抑耐軒又有華嚀及天游集二書姚江孫立峰先生謂其折衷於聖廟東陸之箕氏

又謂其爲濂洛關閩之流按是時高皇帝文治聿興而耐軒心精學問乃爾卽東林講堂猶未闢然異日者羣公並起以結國朝三百年文明光大之局未必不兆於茲而或疑靖難遜位詔出耐軒手故不秩祀典則王守溪吳匏菴二先生已辨其無事久矣

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曆元年督學謝公廷傑曾允剔玄盛公盤之請累議修復不果前此嘉靖十三年督學聞人公詮已有光復故址之議

東林之復實馬文忠公父涵虛先生希尹也先生孝友廉讓與高景逸薛玄臺葉閎適三公爲忘形交比黨禍起則偕葉公挫名用晦跡躑林下耳已核其品當在曾甯茅容之間而其初又勇於任事如此

萬曆八年庚辰張江陵柄國議毀天下書院無不趨命者卽賢守

令保護勿毀而必更其名如白鷺洲書院改爲胡西公署之類是也次若時盛公歟玄輩已議復東林因未舉行故幸免此劫若二泉書院在九龍山麓夙爲海內所矜式不知何以察相令下猶得巋然獨存豈前賢有靈不欲使不祥之徵形乎盛世故於吾邑留餼羊之遺耶

萬曆乙巳丙午間講席方盛每月三日大會之外復有一小會高先生門人秦彥熙氏爾載主之約同志數人每於月之十一日赴院講論有所得輒蹟記以就正先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惟朱子節要一書尤爲有功後學彥熙刊之以行又並刊近思錄先生爲之序曰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斤修日用彝倫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矣未幾秦以疾夭先生哭之慟曰吾未見好學如某者也

邑令吳受監毀東林之役書院拆已并欲及道南祠時有太學沈君翼明淵同忠憲公僕執錫山志祠廟一册力爭曰講堂爲鄉紳所建或不得不毀若楊龜山祠乃數百年遺蹟現載邑志是獨不可免乎役遂寢

高忠憲公自溺邑令吳繫公長子世儒至毘陵郡伯曾公櫻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見越數日官旗受吳門義士顏佩韋等之厄蹤少衰自是過梁溪遂不致大恣需索而去皆公力也已而奉旨勘問漏洩根因撫院道勘皆有攀龍與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之句府詳獨以同朝共事四字易之已而石公萬程繼任蓋守徽郡時避璫辱而掛冠者甫下車即允吳素衣之請興復書院此兩郡伯不可謂忤閹之强吏衛道之功臣哉

崇禎二年巳巳麗澤堂初復有二白雀集依庸堂甚萬雀隨之飛鳴甚久而去

以上九條本嚴氏舊志

政和元年楊龜山先生年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毘陵之龜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毘陵還南劒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門弓河之上地名東林見龜山年譜

鏡湖尤公錫志補遺謂倪靜脩先生名峻遣使占城歸講學東林黃日齋錫山史逸亦載先生講伊洛之學於東林十餘年邵二泉序先生文集亦稱其以正學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明初嘗絕續之介其得中延一綫者非無由也

萬曆癸卯顧涇陽與高景逸議復東林書院因商諸同志經營規

度併集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是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見顧涇陽年譜）

甲辰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舊奉楊尤李蔣四先生配享涇陽先生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見顧涇陽年譜）

東林每會設先師繪像行禮至萬曆庚戌正月始建燕居廟奉先師神位廟止一楹顏曰燕居書院不敢擬學宮也（見顧涇陽年譜）

涇陽先生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有數椽即涇凡小辨齋也萬曆乙巳涇陽先生移涇里同人堂社於麗澤堂月課多

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奬成孤寒甚衆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間請自爲會分自爲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眞示姚元升曰諸友之會爲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卽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伯英後更名廣（見顧涇陽年譜）

己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爲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予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爲客列東西坐坐定涇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勵學語讀一過聞者悚然罷會設雜黍供客酒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

爲東南領袖風動四方眞千古一事矣武林胡嘉胤記見顧涇陽年譜

桐城方本菴先生學漸倡道桐川築崇實之館以待四方仝志之來會者所著心學宗性善繹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爲之序萬曆辛亥命舟東遊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二以九月朔會講東林著有東林會言與涇陽景逸輩問答語凡三十三條九月旣望先生將辭歸復作東林別語一篇涇陽爰有讀會語讀別語兩跋復題千里仝聲卷以送之

按本菴親與東林講壇且爲顧高兩先生推重而蘄川洛閩源流錄所載方本菴傳不及此事想未見東遊記耳獻家藏此書凡三卷發篋展讀疑欲遽議補祀道南旣而復念顧高當年師友之間所進位次已定今若例以現在則本菴豈不當在南皐念臺之列而按之先正所守毋泛毋雜之旨則諸賢不必以東林重亦不必援諸賢以重東林也遂不敢效顰第請而止至於此段事實不宜湮沒用闕舊聞與尙友君子有考云爾許獻識

東林聚首諸賢當年曾共圖一小像未知雲散何處今惟葉閒適

自書小像箴并序文一首有可徵其文云人生宇宙間第以形論與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蕩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然形可像超乎形者不可像區區委蛻聽其自來自去可也奚以像爲乃社友高存之謂吾黨聚首數十年所講習者六籍之遺言所紹明者錢顧兩先生之遺緒非尋常徵逐交也宜乘松柏之未凋各圖形影之彷彿以俟將來者肖像於無窮其意良厚會有持先賢遺像至者遂命工倣而圖之予懼鬚眉徒具全道罔聞軀殼如存性靈靡著異日無面目對諸友於東林也爰系之箴以自勗焉箴曰爾貌甚臞爾性易敝志在破愚業因病廢甲子既週望洋未至何以圖終夙夜自艾日暮問途難容緩轡饑食渴飲勿等兒戲龜山一脉法門不二俗學浮靡人趨爾避思過省晉涵泳道味友朋切劘日新月異造次顛沛必止於是壽考福澤

惟天所畀恭敬温文惟爾自治形匪委形天性乃備庶其全歸無
忝厥志

景逸先生作洪平仲傳贊有云余與平仲同稱東林人東林人行
輩不一如遂確齋中立陳思岡嘉訓丁愼所元薦劉本孺元珍與
公爲一輩此六人者絕不相類而相懽何也朋友同於道也

高景逸先生與馬君常手扎云承示忠銳錄已作小序但恐不足
以光大刻耳君常忠孝書著今世事如此幾已矣桑榆晚景舍君
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挽涇臯句有先生眞士夫僕即以眞士夫
望君常也吾雜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
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按人知先忠憲有高橋別語送魏廓園有垂絕手書貽華鳳超師弟三人先後殉節而不知其臨難前更有與馬君常一扎也繇三師於忠憲家得見先忠憲親筆手扎錄以見示不讀之可見一時師弟以理學爲淵源而即以忠義爲衣鉢蓋[illegible]

然以後死之責予

文肅矣[illegible]

倪鴻寶先生元璐論東林疏畧云臣從邸報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曰邪黨夫東林人爲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邪黨矣首勠忠賢恭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以臣廬衷論之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其人大都稟清勁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多氣魄之傳才幹之傑其間郎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如脫付黜涉於不聞此尤純於君子者也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於廉隅自後人以假借矯激坐之於是虎彪之徒公然起而背名義毀廉隅建篇頌德匝地生祠矣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以忠厚之

心曲原若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也

逆璫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玄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鑨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李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愼行

房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
應龍　程正已　佘一榇　方震儒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
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鄤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璞　張
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
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張鵬雲　程註　趙
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基　李遇知　翟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艮輔　李喬楷　翁
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
東鳳　杜三策　宋國弼　林汝翥　楊慷朝　王振奇　趙
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　衆　畢佐周　李
承恩　王之寀　鄧　渼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
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　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祚　朱光祚　徐
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　策　汪先岸　郭正
域　孫丕揚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　言　李　玄　王祚昌　霍　鍈　楊新期　談
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
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　忠　馮　琦　劉元珍　姜志禮　汁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　恪　韓　霖　易
應昌　江東之　宋　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抃　滿朝薦　沈　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　宰　張永禎　劉起膺　陳新芝　朱
顯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
遴　孟稱光　劉斯陞　戴　埴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潛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湯　侯恂　徐紹芳　蕭近　彭

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按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奄魏忠賢矯旨以東林黨人榜顯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不罹魏璫借東林名目爲羅織耳實則其人有與東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東林而人品不領者有人品雖端而與學脉終隔者其間相去奚翅倍蓰要之既與諸君子同禍則此重公案不可沒已其幸得與諸君子同禍而善卒不著不善卒莫得而掩焉則後人之見此榜也益憬然思所以自立哉

天啓元年九月高景逸先生別東林諸友啟行至京以會講事屬葉閒適吳覲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爲吾輩究竟弟此行原殉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艸深也蓋前此涇陽先生未歿涇陽主之涇陽既歿景逸先生主之景逸之出閒適覲華兩先生主之厥後東林再復覲華主之覲華之繼景逸猶子彙旃先生主

之云

按觀華吳先生殁于崇禎五年壬申東林遂無主盟嗣後麗澤堂會講亦輟先學憲于崇禎癸未歸田乃復建燕居廟出先忠憲所藏先聖木主祀之次搆再得草廬三公祠而講會復興自是主盟東林者歷三十有四年而殁後施虹玉先生即祀先學憲于再得草廬故告聖文內有三十餘年爲力支任今其逝矣功不可沉等語繼又奉先忠憲爲主位而先學憲配食其間後乃奉主從祀道南祠蓋東林當有明之季先學憲可謂仔肩一綫者矣[illegible]

景逸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是年適吳觀華先生甲子六袞先生特造而祝爲賦詩一律云同樣乾坤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羣心通大極無形理目斷羲皇有象文一片虛靈昭白日六旬塵跡等浮雲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按此先忠憲壽吳素友先生詩也壁閱復興東林書院儲序中有屈指東林定屬君之句檢之遺稿不得偶於吳氏家展所藏先世壽軸爲先忠憲眞蹟即書是詩亟錄歸[illegible]入軼事於此可見兩先生一時擔荷之亟矣[illegible]

鄒經畬先生講院紀實云東林書院在無錫縣城東隅宋楊龜山

先生講學處也年遠頹圮止存荒基萬曆間涇陽顧先生景逸高
先生輩俱以言事謫居林下留心學問謂不可無講習之所閱邑
志得東林遺址乃請之當道議復一時上司及府縣翕然響應合
邑則顧高二先生外如涇凡顧公我素安公本孺劉公階適葉公
鈞塘陳公弦所張公儉齋王公各捐資建講院一所負北向陽前
為門為麗澤堂川堂中為依庸堂堂後門一座為先師燕居堂奉
先師神位其中額為中和二字摹朱文公筆堂左右書院各廿間
燕居左右為書樓堂中鐘一磬一前堂鼓一門前月池一架以木
梁甬道一直至箭河石牌坊一座前額觀海來遊後額洛閩中樞
講院左為道南祠自講院門首東至祠椐樹成林祠前為門為敞
廳廳後門一座為祠上設龜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羅仲素先生喻
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輝先生李小山先生蔣實齋先生邵

二泉先生有祠田百畝每歲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釋菜禮龜山祠行祭禮即於是日講學始於月俱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來學者遠近不全而三吳士紳爲多皆諸先生遞主之蓋始於萬曆甲辰東隅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涇陽先生下世景逸先生爲政不異疇時癸丑冬特延錢啟新先生過東林講易凡兩閱月開闢啟篤人人會心壬戌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以東林無主則屬之吳覲華先生而華訒菴與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稟二先生遺訓乙丑丙寅間逆璫禍起有金沙臺中逢其意旨請毀海內書院尤注毒東林當事者奉命唯謹立爲拆毀寸椽片瓦靡有孑遺只道南祠一區以志書所載原不在講院內得免此丙寅五月初旬也丁卯冬時局一翻戊辰景逸先生冤得大白郵典屢下有臺中請復書院者報可吳覲華先生與二三仝志謀爲興復乃亟請之當事

時郡守石公萬程守嶶郡時避璫焰而掛冠者也立報可于是安無咎先築祠旁以留守祠者而覲華先生則獨捐貲百餘金構麗澤堂二楹墻門一座額曰東林精舍於是來學者復得所依歸云會期亦以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於道南祠隨開講每月只朔望上午祠中奉涇陽顧先生啟新錢先生玄臺薛先生涇凡顧先生我素安先生本孫劉先生皆景逸高先生將被逮時所奉而入者也還則奉景逸高先生及朋適葉先生入焉癸酉復進吳覲華先生甲戌復進陳筠塘先生丁丑復進許靜餘先生己卯復進張虛所先生見鄒經畬遺集

鄒經畬先生一簞軒隨筆記云往者雲臺先生之喪余與公寅弟往送焉邂逅啟新錢先生因念玄臺先生一生清介鯁直之節不勝嘆惜請商一私謚啟新先生曰此意甚美然何必爾說着一私

字便不可矣余兄弟聞之不覺心服一日讀文莊公所題生無爵死無謚之節言張子厚卒關中問謚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復爲之謚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誄而無謚國之缺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爲尊子厚之道公謚可私謚不可此語與啟新先生先後全符後來吳叔美卒其門人亦有以私謚商於予者引此語告之議遂定見鄒經畬一簞軒隨筆

天啟乙丑八月將毀東林書院高忠憲公夜召儒學吏潘守命之曰書院毀矣惟是燕居廟孔子神位豈可俱毀吾念惟文廟複壁中可藏特以相託勿泄乃呼燈躬奉神位付潘時承風指切東林者謂東林乃淮撫李三才尅剝東南脂膏所造田產無數奉旨拆

毀估價入官明年公及于難其後燕居廟再建潘之子華言于衆乃迎而祀焉

蟄庵李中孚先生顒童時雅慕高忠憲公每遇吳人即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康熙庚戌季冬郡守駱公鍾麟迎先生至郡辛亥仲春初二日薄暮至錫次晨展謁燕居廟道南祠畢即趨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次日與龔旃先生會講於東林書院賢達環集得各質所疑而去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錢肅潤高葛生孫繹武等會將理學與氣節俱行前賢賴後儒繼起公請崇祀道南以翼道統以勵儒修事具呈列舉周公順昌左公光斗周公宗建姚公希孟李公應昇楊公廷樞李公若愚胡公時忠趙公支祉華公允誼十人事不果行今惟周蓼洲胡愼三兩公入祠

湯潛菴先生斌爲江蘇巡撫時東林後學於道南一祠議出議入各持意見聚訟紛紜先生批請續祀道南呈詞有云東林書院龜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祀皆其門人相傳卽忠定南軒象山慈湖之賢猶加釐正蓋先儒之慎如此顧高諸先生皆興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於東林固宜啟禎以後號東林者幾遍天下其間豈節淸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顧高諸先生爭烈然此可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盡舉當年號東林君子者而入之恐道南俎豆無地可容而其間或有名實不相副者亦無辭以拒之矣爲今日計當倣前人釐正忠定諸先生遺意而爲之亦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遊此地者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相見當日林下寂寞眞修默澄而不必於諸先生之應入應出紛紛聚訟以啟門戶之爭可也仰縣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識者

以爲不刊之論見錫山志

湯潛菴先生撫吳時以大宗伯內召北上於康熙丙寅四月十七日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懸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拜禮旋登講堂拜燕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雲集府廳縣學及遠近紳士皆來觀禮侍講席者首引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次引尚書全部大旨講畢先生乃徐申其說講語今載湯子遺書語錄中先生前後凡三至東林必屏呼騶緣內有燕居廟至甬道即步行而入

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

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仝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搆造開講實俱甲辰年事）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鋃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附祀 祀原配位羅仲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邵

二泉

明

顧涇陽高景逸錢敃新薛玄臺安我素劉本孺顧涇凡葉園適

他處皆作閒適未識是一人否陳筠塘吳素衣許靜餘鄒經畬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徵山

明

史玉池孫淇澳余振衡張弦所華鳳超馬素修陳幾亭成寳慈

黍大音周懐魯李元冲馮少墟丁愼所歐陽宜諸劉念臺王儉

齋華燕超楊大淇繆西溪魏廓園文湛持黃石齋金狷菴吳霞

舟鄒南臯于景素宿仁寰秦水菴華訒菴周仲馭鄒忠餘陳菲

漁張泰巖黃日齋秦澹緣賀亨陽熊旂公汪鶴嶼蔡雲怡胡愼三龔佩滔王軒簶

國朝

孫蘇門顧庸菴高彙旃陳子衆孫北海施曠如龔震西嚴佩之刁蒙吉惲遜菴王敬哉湯潛菴

儀封張清恪公以江蘇按察赴福建巡撫之任邑侯李繼善叅百二十金爲贐公辭之固請因命以葺東林書院可也踰二年移撫江蘇飭令修葺開講訪實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紫超先生名委員詣門敦請庚寅四月朔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依庸堂諸生繼有疑義相質而公以意授在幕諸子令各爲條疏縷答焉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終

軼事二

諸賢軼事

楊龜山先生

伊雒淵源錄云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有謝楊二君長進　謝上蔡云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先生嘗言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爲有甚于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蔵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于道者隨所在中縣

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大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胡文定公撰墓志銘云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竊見間隙

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還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荊南教授　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彝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閒出處險夷亦嘗覸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厦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爲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

呂舍人撰行狀云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

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大守輕巳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　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洵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

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晉陵先賢傳云先生以程門高第倡道東南所最相友善則有鄒道鄉周伯忱兄弟故居毘陵最久成就獨多一傳而得鄒德久喻子才再傳而得尤延之三傳而得李元德蔣艮貴迄今絕延學脈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學統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畧無毫髮

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闇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道今古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先生語仲素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年譜補編云宣和五年龜山先生自婺州還毘陵時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覺字柔直閩人登進士為小官師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會學善走乎子弟問故覺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覺請計覺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

舊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問其人對以龜山先生對遂薦之會欽差路允廸傅墨卿使封高麗因國王問龜山先生何在答以現召赴闕二臣還具以奏聞因得旨召赴都堂審察先生以足疾辭不行六年傅墨卿再薦十月召爲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先生始自毘陵至京師入對

羅豫章先生

延平答問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云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染嵐光

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墻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白雲亭詩皆志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延平答問後錄云羅仲素先生嚴毅淸苦殊可畏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理學宗傳云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

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學統云先生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淳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今皇帝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問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

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求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氏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没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

高景逸先生語錄云羅仲素先生從龜山居東林抄學庸半載

胡德輝先生

先生本鄧人建延間始以避地居無錫之甘露鄉

喻玉泉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少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遊獨得其奧

陸放翁入蜀記云十二日早謁喻子才郎中樗子才來謝以兩大荷轎不持胡床手自授謁

按龜山先生與胡康侯論編錄伊川語錄書有云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又云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同異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納去則伊川語錄之得編帙傳後亦子才蒐弃之功

尤遂初先生 許獻蓮識

晉陸先賢傳云當侂胄用事專詆道學有陳御史者大言于朝曰正心誠意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自謂獨能之夷考其行則不然此固小人阿附之言然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頂門之針

也使講學者人人如尤遂初亭亭正氣造造理行雖有褊心之人烏得而詆諸詆之而名愈尊禁之而道愈光所願講學人檢押宜嚴勿爲小人藉口則善矣

尤氏萬柳溪邊舊話云文簡公父時亨卒聞僧普明爲相兒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尤時亨累世積德袞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服闋即登上第子孫金紫不絕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千人郡邑後進無不遊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鍏李祭酒肅簡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

而成者也

錫山遺響載先生送朱晦菴南歸詩云二年摩手撫瘡痍恩與廬山五老齊合侍玉皇香案側却持華節大江西鼎新白鹿諸生學桑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戀德老翁猶作小兒啼

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以代飢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爲序將借而傳焉

按萬柳溪邊舊話係尤氏篇六世孫司徒公玘所述據云曉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七十終于位誤也文集可考南陔[illegible][illegible]

李小山先生

毘陵正學編云先生學于尤遂初得龜山之傳葉水心銘墓謂

趙公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常時森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又謂嘗以唐虞之治在君臣和告孝宗又特奏五劄子爲能言言恢復事本末有序始終一志爲能行有古今才難之歎

蔣賓齋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自言事者前詘而後伸或一時詘而千載伸也故賢喆之士爭自發舒依古肆言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斯亦言事之通弊也蔣公論諫數十百篇識陳時病要自精誠出之期于悟主非賣直自榮者也噫所謂有德之言非耶

無錫縣學筆記云先生年十歲而孤母顧夫人親教以書一覽輒記家素貧爲人授小學以養母已而從尤袤講伊洛之學與貟德秀魏了翁最善年四十餘始擢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累遷至秦國軍僉判召除秘書正字入對上七箴三疏語甚剴切忤

丞相史彌遠遂告歸端平初彌遠死復召爲秘書郎上言五事累遷至集賢修撰見時事日非辭不就以刑部侍郎致仕

虞薇山先生

錫山遺響哉先生進士錫宴謝宰相詩云貢鄉曾是鹿鳴賓湛露光中拜賜新要使書生酬素志幸逢賢相轉洪鈞須來御酒勤中使藏去宮花說里人被此恩榮無以報明時擇士屬元臣咸淳丁卯登第後作先生自註又有感自述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不去緣何事恐負他年首四民

邵二泉題墓碑云龜山文獻是公延百世無慚俎豆前誰起斯人鳴教鐸漫勞今宰覓碑銘宋元載籍多公論伊洛門墻有正傳安得掃清祠宇下好香一瓣拜先賢

邵二泉先生

年譜二公年十九歲即問學于江浦莊定山先生定山答書有邵君一日千里之語　在許州作守官箴以自警復作仝官箴以相勸守官箴曰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以守敬曰惟以畏國憲天彝罔敢或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用克節我俸亦贍循是二者靜以待之可否在事喜怒勿施民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夙夜庶幾稱此仝官箴曰仝官爲僚伊何其同莫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仝襄天功仝亮惟私起爭惟公生讓詩詠攻玉易贊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孚仝僚弟昆勿或有間斯愛斯惇德業相勸仝僚朋友勿或有間斯敬斯久小子作箴告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　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義與吳

太史記之公自書碑陰謂士之品三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斥不與每貢舉必觴于亭以相其志後提學西江復以名于南昌分司之亭而自爲記　考績赴京以應對抗直忤冢宰王公或謂須屬李司徒釋之公謝曰行止有命見黜敢不自安司徒吾治邑人苟藉其力免黜何以復爲政乎卒不從病餘嘗褻服見客或謂公力不能衣冠不能野服乎曰對服隱者服也予病者也非隱者也敢褻服不敢野服褻服情也不敢野服禮也　官京師日有憶母詩曰手線縫衣欲問寒慈顏時向夢中看世間盡道爲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讀罷家音添鬢白書成國事剩心丹靑燈自照磚河夜回首江南路渺漫既致仕歸閩貴州巡撫之命具疏乞終養旋有戶部侍郎提督倉塲之命再具疏乞終養不允供職一年復奏不允有詩云乞歸未

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是歲五月疏乞歸省得旨准省親九月又乞終養得旨准侍養聞命喜而有詩云五疏纔蒙一語俞拜扶老母望天除孤孀節操劬勞外獨苦心情喜懼餘覓處栽花占月令靜中檢藥印方書東風吹綠長春徑不羨潘家有板輿時正德七年至十四年八月除南京禮部尚書又上疏乞終養得旨准侍養遇太淑人有疾先生齋居茹素每夜具詞露禱至百拜移榻寢側躬視湯藥承候安否疾雖少間憂勤不衰世宗即位詔起公南京禮部尚書再疏懇辭得旨云朕以卿才行老成新政之初特兹起用既累乞終養孝誠懇切勉從所請着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之日來說後太淑人病劇公益之知不可愈憂迫愴

惶百方求治無所不用其誠及卒哀慟不輟食寢俱廢或勸公老當節禮不聽凡送終之具一遵朱子家禮其所未備者更參儀禮用之　作燕居銘銘云如齋如尸天鑒在茲霛臺湛若吾得吾師勿忘勿助何慮何思彼憧與儳無或有之小子不敏請事于斯　作曾侍亭于容春堂左亭中有屛作仲尼居曾子侍像以寓希曾之志每晨興必謁拜　堂寢灾姻友餽助巡按御史許公檄縣饋銀助修宮室皆辭之揭后山貧不受人憐之句于座且爲辭以對嘖者云某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灾變是天以警我抑以進吾德也德莫大于義利之辨辨莫先于辭受之際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覦平生無愧焉則吾德之進于是乎在若曰吾無室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某雖衰病且老矣敢

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　晨起謁先聖及家廟步履如常退坐存一齋方與客談論忽舊疾復作瞑目不言至亥刻而終年六十有八訃聞于朝諭祭一壇官爲營葬禮部議公飭行著于朝廷孝友聞于鄉里化人有道傳後有書擬贈太子少保賜謚文莊

鄒經畬一葦軒隨筆云容春堂集有官家天下論細繹其指乃是折衷大禮議論極正當而渾然不露其所著學史皆取前言往行有大關係者以已意爲之論斷鑿鑿不刋取而讀之凡國朝二百六十餘年以來大變故大危疑大是非無不可借爲定案昔王昶戒子云徐偉長生平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文莊之意其在斯乎此可奉爲立言法

按先生箚端學史二書俱視學西江時所著日記而投諸櫝月啓而載之簡以是爲君子格物之義也日有所格因自號

日格子說者以爲意在王文成而無一語及良知之謬獻考先生江西之行陽明爲刑部主事作時雨賦送蔚時弘治庚申先生年四十有一矣而陽明方二十九歲越六年謫龍場始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又八年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則先生是書初不爲陽明起義也正德戊寅始出序而出之陽明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亦於是歲始出假對學者而先生固不以講學分立門戶也一味眞修默證恪守程朱之徧傳豫防新學之潰決功則懋矣竹林謹識

按先生未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址荒迨晚退門人華雲卽其地重構東林書院屬王公守仁爲之記其地非龜山先生講學故址而萬曆甲辰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復建書院及道南祠于城東弓河上厥後東林之教益天下實自此始近珍謹識

# 顧涇陽先生

年譜云初習舉業鄉先達雲浦陳公過而試之擊節嘆賞曾語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　補邑諸生時邑令周公名邦傑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是歲偕弟涇凡受業于薛方山先生

方山喜呼兩孫敬敍敬政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其曰無忘老夫也　丙申春公病門人史孟麟來省至榻前公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孟麟因及謝上蔡習忘可以已疾之語後數日復召孟麟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孟麟曰此以無心為忘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公頷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　公造就英才教育不倦最先得史孟麟諸人以後四方從遊者多留涇肄業萬曆甲申先生以選司給假旋里丁長儒嘗云薦是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弟子視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時年十四公攜歸教之妻以長女永圖卽世所稱儉齋先生丁酉家居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

所容先生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搆書室數十楹居之省其
勤嬴資其乏絶萃四方學者課之同人堂擇其中之可語上者
朔夕淬礪期於有成時則如繆昌期當時馬世奇君常輩並留
之家塾　一夕夢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
述五經垂訓萬世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
孔緒何不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已釐正矣曰何不傳先生曰
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語涇凡公且曰
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
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涇凡公曰此眞千古不易
之案也次年剏復東林賓文請講學故地　高存之謁選請教
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涉世之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
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于不自覺之時嘗喚醒

耳高錄其語于小册敬佩之　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實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後起東謀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脉靜之實聯合焉

一簞軒隨筆記云偶與一友談程門立雪光景予曰此游楊二子之敬而伊川先生閉目端坐如泥塑至門外雪深一尺此是何等氣象友云生平惟見涇陽先生有此一日某與先生同舟舟甚小中設小提床二矮几一某坐一提床憑几先生懸空坐一提床時河氷初破舟行不甚穩先生閉目端坐舟匾匾動先生亦隨匾動然終無倦態偶有所問先生開眼答之答已復閉

目自城至溪里終日如是予曰此一個活伊川也君亦可謂善狀先生矣

丁愼所傳先生云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爲阱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歿而精光更徹

高景逸傳先生云先生闢東林精舍偕同志講明性善之旨以濂溪無欲爲宗表裏始終皭然不滓與之處者聞其卓見竑議如發蒙就其坦衷雅度如飲醇

高景逸先生

年譜云乙酉先生年二十四歲每日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圈期于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　壬辰謁選到部寄繼成公書云稍酬生平惟守令耳乘此年力做一

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殆不至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中先達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邵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夙志如此未審得遂願否旣而得行人司司中藏書甚多因恣意涉獵　冬至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錄二程夫子語錄　癸巳謫揭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吳亦削籍先生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淸淨中一物不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鳳凰翔于千仞

官舍優暇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記連日編書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敎處閑養心發慮之本也

先生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口逐只是顧諟明命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間滯思調息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

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
爲着些子不得也　先生爲光祿少卿嘗粘一聯于室云得閒
且閒今今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初間尚有
中官聒擾先生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動　先生在京一年
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宁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
使玄黃之戰再見于起廢之後嘗謂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
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　乙丑
東林旣毀有爲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
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
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
知曰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
朱平涵撰墓誌謂先生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

是誠又覺得覓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　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慄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爲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爲本又曰知本更于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于一道不遠人于斯可見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在燕都適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開首善書院講學毎會先生必往焉餘日則習靜于雙塔寺之僧舍翛然自得嘗有詩云朝市得閒成大隱風塵何處不林泉可以觀先生矣　先生謂學從格物而入其與涇陽先生闢無善無惡之說謂樹此說者惡其着于善耳此亦坐物之未格若物格而理明則有善而無着片言居要破盡言無善者又云語之以善千夫嗤之而不足語之以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可謂

痛切矣　啓新錢先生謂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
如景逸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質乎
金沙于孝尼說伊弟曾附高景逸先生舟北上途中設飲招過
見先生端坐于上几設一爐爇線香一炷四書一部而已
日記云靜坐得誠神幾之意復體驗得天性與知覺運動若判
爲二物必使知覺運動皆自天性中出方是學問
按先忠憲每年日記家藏有親筆原本記日用動靜酬酢往來與日間爲學工夫甚詳自檢嚴密不遺夢寐其每日以德業之敬怠義欲分注于天時人事之下則自丁酉年始是年爲先忠憲三十六歲云

顧涇凡先生

涇陽撰先弟季時述云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
宮還讓里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師
爲介紹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東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遊俗[illegible][illegible]收拾身心不爲不受惠矣兄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諸郎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與切磨于道義非顓顓爲攻舉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言乎　予兄行中居三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于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爲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縢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夙夕私禱于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余果無恙至于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于弟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溷之對客

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邇不狎遠不忘往來竿牘不作
溢嘖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栽數十幅即寂寥數字
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
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真降魔
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季
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
味可諷覩人必于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楊龜山先生寓吾
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圮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
叔時嘗欲搆一讀書處羣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
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病聞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劉
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自幼穎異受句讀時輒潛出而聽里中之說經者欣然有會庚午薦于鄉獨湛玩諸儒語錄五上春官始第筮仕廬陵以廬陵爲王文成公過化地建祠講學其中

林居杜門掃軌謂身已不列衣冠而跡或溷公府是不安庶民分即委君命于草莽故雖千旄在浚非廹不輕爲延接即報謁亦僅刺及門而止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　郡守歐陽宜諸建毘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興起後學推先生主其教而梁溪適修復東林書院先生亦往會焉一時四方同志雲集景從未幾朝宁間與東林爲難然先生不以是生退心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往來講習如故

謂敬老可以興孝則同壽有會埋齒可以興仁則同善有會皆與二三同志爲之每歲數舉無倦　年七十有二自營一兆

兆左搆數椽名曰寄窩自號寄窩逋客作寄逋長言數十首有云欛柄屬人不屬天小子一丘躬自兆又有云委運自來真實事即今了也信從容果于是年九月下世情真有通乎晝夜而知者矣

安我素先生

高景逸撰先生行狀云公父僉憲膠峯公江南世富公幼不爲嫡母所容育于周涇敗屋顏垣母子相弔成進士始歸膠山絕口不言膠峯公遺箸膠峯成進士日父桂坡給腴田三百膠峯拓其畝千畮以別墅記以碑曰吾子孫仕者與之養廉毋以贓辱吾家膠峯而姪亦竟不與田而公待兩姪歡甚力持其門戶教掖其後人無纖芥焉　公豐準秀目玉標霞舉恬夷坦蕩質任自然生平無皺眉之事世上無切齒之人　東林精舍成公別

掃一室欄竹砌花讀書會友于中庚申九月東林會中聞光宗
皇帝之變公驚迷痛憤搥手頓足者終日作詩有執簡定應書
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之句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第時年甫弱冠耳官行人有偉望當
入臺省而格于年有諷以稍增其年者先生曰安生不以給事
御史重也竟從選人授儀部主事人又以銓部推先生先生念
母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先生曰安生不以銓郎重也竟得南司
封諸老惋惜之曰都門一席地竟不能屈安生耶其高如此
又云先生與諸君子周旋靡間而其天資近道類于陳仲弓郭
林宗其人人以此少寬之然先生亦以鷹剸將及而先瞑耳令
其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先生之正色危言其不從高陽周
掀諸君子之後也者幾希

葉閒適先生

華鳳超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篤孝人也封翁性狎其野一被章服卽解去思從田間游先生仰體其意去官而家去城而鄉徘徊山水間專視壹聽如恐傷之封翁殁喪之毀擁其弟玄宇公友愛備至　先生之學以洛閩爲正宗以守巳爲切務非分所得爲者不以萌諸心非躬所允蹈者不以宣諸口自其爲諸生壁立矩趨防閑甚嚴若處子至敭歷內外卒爲名公卿猶然故吾也與同邑顧端文先生高忠憲先師一德相成終始無間要於各期信心不阿所好或此唱而彼和或以否而濟可辨析爭論不能出一違心之語亦或終日危坐寂不妄發而一片眞精神融洽一堂映徹四座無不足令後學興起者毘陵錢啓新先師講易東林先生聞而旨之有得于心二三知巳往復賡和

甚樂也亡何諸同志相繼淪亡先生踈然孤峙于群疑衆撼之日操心益危省身顧益密每與吳覲華先生覿面切磋繩責過動不少自寬假　自營生壙祔封翁左傍有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堡猶然赤子依懷抱閒來收拾行裝好遲速修短憑寄是可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矣

姚現聞撰先生神道碑云庚戌春希孟過錫山謁高忠憲闔有事于東林偕馮世齊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緋衣舊矣猶修潔不甚鶉結解盛服服綠布袍樸而整䙓袂楚楚廼知公之所繫者行乎妄不得不約終不以矯惡自標其貧真至行也　希孟以人都道過錫山閒適葉公相顧舟中扼腕時事擅予而別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郎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希孟謹識之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錢謙益撰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面目清削不苟訾笑體骨稜嶒若山衣表自爲諸生見者已改容異焉

與王吟有論學詩三首其一　漸學初學安能徹本源且從規矩定方圓休將一握無星秤信作低昂萬物權其二　頓學本體從來只一源散爲千萬顆珠圓須從一處參詳透萬變推移任我權其三　通學務得山中活水源規涵方也矩涵圓憑君頓漸分途進稱物原來只一權

續靜坐吟一首宗門趺坐借出定還入定寂滅歸虛無其樂無與並誰知孔顏樂瀟灑尤最勝春風杏壇邊疏水簞瓢境坦蕩全乎天行藏付之命浮雲任去來止水心常淨達觀無窮通所安在率性性定情弗遷居然有欛柄大聖與大賢千古可印證唐虞開心宗欽哉勅以敬元公纔絕學立極惟主靜敬握道之樞靜養心之正匪敬靜則弛匪靜敬

亦病敬與靜異名其歸全入聖吾儒慎斯傳勿向慈領佞　自
跋戒佞佛詩云世人佞佛者祗求福田利益爾于身心何有竊
嘗妄謂吾儕自幼習儒用以修身以齊家以經世不可一日離
而學佛者多半路出家驟窺眞諦其入門工夫儒易而釋難釋
欲斷緣離塵普渡無量而儒惟隨遇盡力順事恕施其入室工
夫亦儒易而釋難如其同也吾爲其易者而難者自該藉其異
也吾舍其難者而專精易者庶幾違道不遠耳惟是儒門悠悠
蔽胥及溺釋子刻厲彼岸立登無怪乎左儒右釋亘可悼也

陳鶴埔先生

朱平涵撰先生誌銘云戊申湖州大水公跪雨中泣禱歎曰設
官謂何回天救民正在今日　少遇異人授有秘訣加之學問
沉潛一味以眞爲主性定神清施于有政氣韵甚和精神甚旺

力量大而不踈措置潤而不漏擊斷猛而不苛娬媚加于善良纖冷行于鬼瑣不識苞苴爲何物趨承爲何事一意爲民爲國而至于審度時勢操縱奸諛又有微權自信可以用兵權大敵世亦不得而窺也　自少家貧一日貸米僅得三斗過雪橋上墮水幾死收會金寇來刼捍而逐之幾死移居陋巷狐鬼縱橫至卽絕跡確山遇豪宦幾黜兩政七年當行取不能博臺省一圖幾黜而湖州機尤險勢尤劇尋其卓異非元探福唐公保持行且削秩　母老謝事尋慽狎和燎火日熾而公談道講學猶養悆公孜孜常若不及

于正卿述先生云爲孝廉時名家爭延致師塾獨江陵相欲致之堅郤不往　始成進士告假出都以討勘合告先生不欲以新進援驛遞乘驛轎上冐塵疕行酷日中返里短衣古貌不知

爲貴人也　守湖州日題其堂云受一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　晩年好讀易啓新錢公覲華吳公所詮易刻日翻几上客至應酧不克巓讀輒呼一觔于背人處玩味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公生而奇穎十歲能文章嘗讀綱目至忠臣孝子之際必掩卷太息

葉閒適撰先生墓表云公生平以學問爲經濟以眞心爲實事未第時靜修東膠攻苦茹淡有言之酸鼻者貽公課甚嚴公並不俯安所居湫窄取片布障口晝夜讀其中俯首舉業至一歲得千義它可知已惟忍人所不能忍故擠人所不能擠世見公掀揭之以霹靂之手多畏不敢近不知公遇事四顧本之以理酌之以情上下之以見聞議論然後信心而行非持偏見矜客

氣也

按先生嘗自云成進士日觀政之暇館屛居薦寺習玄宗小定經一七日氣聚於頂有甘露自顖門滴下甘芳之氣達於肩裡為同年議一俗事直排闥入坐中驚起以後遂不可復得矣先生之學兼得力於玄宗至乞養歸里乃與顧涇陽先生尋同復東林講壇爾正轉行甚不及東林但云邑中諸老相善有枌楡社吾父吶吶不出口而性命精微經濟肯綮有頌會諸老云不言躬行吾父有之則以時當乙丑丙寅之間禍如鼎沸故不斥言東林也 [illegible]

薛以身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於省試時論同志曰人當勵志時冲靜可挹一旦紛華在目不覺怯心最是不關名節處人以為無傷而不知所傷實大所以硬脊梁立定脚跟在于初念　先生出入不假肩輿止隨一老蒼頭或有所避望望而去并蒼頭亦失之

高忠憲公日記云三月十七日雨雪與玄臺靜坐僧房玄臺云

吾輩修行譬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即應方好今日但云不以一善成名只是一個空營

劉本孺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明足燭奸剛能疾惡啓新錢先生嘗言吾輩不乏有心人至眼尖膽决必推本孺識者以爲氷鑑

先生生而廣顙厭睟頷有異骨貫頂迨稍長風度凝遠見者肅然起敬甫受句讀即嗜學如成人七齡丧母哀哀孺泣不下粒者幾晝夜　先生持身以嚴處身亦以嚴閨門之內肅若公庭謂嗃嗃終吉嘻嘻終吝故必以整齊家規爲第一着　先生自號湖畔逸農居恒嘗以子路自任故爲東林衛道甚力　先生嘗言人品懸殊止爭眞偽眞偽懸殊止爭於險處過得過不得凡人素積于隱微衷曲之際必勃發于危疑震撼之衝故觀人

必于險處着眼平地情談濟得恁事　又嘗論學術之弊弊于空言空言之弊弊于滅理夫旣以學自命矣却覷理字如桎梏務脫落之爲快何也其中情誠有大不便者在也所以不便者何也溺於所便而離却本心之安于是跳越蕩檢更捏造一種無準繩無把柄荒唐謬悠之說以濟其放浪不覊之爲百般病痛皆從此出故有事學問者必欲察識本心體認天理務期却情歸性自痛自知自飯自吃並不從他人喉邊討氣息又安肯任自巳身上斷生機也　又嘗語知巳曰吾鞭策之念毋敢少弛恐行住坐臥悉成墮落近來掃盡塵氛杜門檢點靜中意思覺與平時差別也

先生有春日閑闗咏意詩云塵緣種種去眉峯高枕長吟學臥龍千古眞儒留靜脈一川明月與君逢芝蘭巳結羲皇侶韁鎖

賡羯麋鹿蹤斗室蕭然吾自足箇中滋味幾人同

張弦所先生

先生偶述自序云性緩者佩絃因號弦所從父教也　甲辰下第歸同邑顧端文創書院于宋楊龜山講堂故址故所謂東林也左右翼以精舍六人爲禁子其一也偃息其中以參訂道德性命之奧暇則游戲筆硯真草隨意　知安吉州州山多于田瘠甚歲輸不如額主計者遂殿予課當調父老安予不擾爭赴上官請留疏聞得不調　賦歸以後却塵掩關棲心澹漠行且四年自維生平無他長然語及鮮衣怒馬窮奢極欲弗羨也天幸予我以淡素心性喜讀書自舉業家言古今名家詩文外酷愛宅經語錄若稗官小史淫詞艶典鮮所涉獵天幸予我以專一心藝閒自娛惟書畫兩者若琴棋蹴踘諸戲素所不解天幸

予我以拙樸心遇快意能止遇拂意能忍終身無疾言遽色天幸予我以鎮定心持論寧寬無刻施予寧濫毋吝事涉貨財出入寧濡毋盜天幸予我以忠厚心自半面以及新知舊好終身無絕交者天幸予我以耐久心登降周旋即後生小子無敢或倨天幸予我以謙抑心性不樂鞭笞無論僕隸即公庭研鞫亦鮮用束濕天幸予我以慈愛心見可欲不作垂涎染指想家則蠲債蠲租官則蠲羡蠲罰鍰天幸予我以廉節心

許靜餘先生

高景逸祭先生文云先生績學三十有四年始獲一舉于鄉亦既堅苦備嘗世俗悠悠之談謂人生得科目貴適意耳何不昂首而翱翔先生曰吁嗟人心如洪流如奔馬橫決從此始矣力控其轡而堅其防不以一事非禮自縱不以一介非義自戕人

皆揚揚我獨戢戢人皆綽綽我獨凉凉內不顧室家之交謫外不顧流俗之否臧五十六年若處子之弗越于房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淸苦自甘晚而益窘客有持橐金謂曰此物易公片楮耳公直視曰當謂客竟出門去不顧薛玄臺先生謂友人中伯勳與顧季時最爲亮直然皆折節問學尤爲難得世徒見伯勳與俗多忤不知其心胸一塵不染見地一物不膠目光炯炯籌人情世故不爽毫髮惜乎其不用耳

先生有篤親交友二箴篤親箴云俗事勿與俗言勿聽彼與勿取彼取勿爭强邀勿赴强干勿狥汲汲而來閒閒而應却彼紛拏守我寧靜泊然澹然何德何恨持此篤親永世無競交友箴云勿苟而合勿博而憂勿利而誘勿勢而媚勿暫而暱勿久而怠直諒者親邪妄者遐肩我蓬蓽謝彼冠蓋不忮不求何猜何

害持此交友終身無累

高景逸書靜餘說後云先生病大漸攀龍往視之謂曰向者吾子作靜餘說非吾意也吾所謂靜餘者凡吾父所以教我我幼知讀書長知修檢以至今日皆吾祖效靜公之餘故也往吾祖下帷悶江吳氏挈吾往冬日衣無絮祖孫共一絮背子耳吾曝日中則衣吾祖吾祖飲酒則以衣吾夜寒衣薄衾未嘗煖相抱持貼貼不敢動辛苦中吾祖策我自立語語若滲入吾肺腑歲饑吾家三日不舉火得一炊吾祖母見憐媼餒甚分哺之吾祖從外入不得粥夷然臥矣吾熟于貧故熟于居貧今子孫得一飽飯君之餘也子爲我志之以示我後人

史玉池先生

顧涇陽年譜云萬歷六年戊寅宜興史孟麟來問學于諸門人

中最親嘗言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構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務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于驪黃之外云

先生記沈龍岡言行錄中有云萬曆癸未舉南宮時同郡周文恪公知貢舉余僅一二投剌未及面也已余選讀中秘書座師沈文端公師會文恪于館中言余公曰尚未識師退謂余曰同郡先輩知貢舉豈可不面謁亟往見之余曰諾及往候則文恪公館師命下矣又不果次日師復問文恪公曰某人見求公曰未也師復問余何故余曰昨命往候適見館師命下念當與同館候見不敢私謁耳師曰不謂君乃若此此心是做人根基嗣後不可忘此一念不佞心切記之

先生自記云余以萬曆己亥起秦常少卿時各衙門入京官率

先洏俾余謂此殊非陳善閉邪之意獨不損
先生過時習會約云余以今上戊申立講會于明道書院從同
志請以祁寒溽暑則輟講歲凡四閱月用東林之約而吳生肩
之復舉時習會以補其輟條規如明善書院云
先生撰宜興縣儒學碑記有云世之宗朱氏者專言窮理遂文
成之學興而宗之者遂專言致良知言窮理而不知窮者何因
認理在物而外之言致良知而不知致者何物認知在心而內
之門戶分而外者流于俗內者逃于禪均之差毫釐而謬千里
矣余嘗謂朱子之窮理乃以致良知於物而文成之致知正欲
人窮理于心合內外而一之者也堯以執中授舜非指理乎舜
以道心明中非指心乎豈堯舜而有二乎離心言理不得離理
言心不得子臣弟友種種是物孝弟忠信種種是心心緣物而

見物理即是天理理緣心而生天則即是物則是堯舜禹以一中開脈而湯之恒性文之天則孔之矩曾思之獨孟之同然總之有異名無別旨也無善無不善第其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第其感有善有不善第其習寂而觀其則感而觀其情習而反其自然之才則一線之脈寂無而不能無感有而不能有習移而不能移即理即心而性善之原豁如矣

鄒南皐先生

孫北海先生藍習錄云先生居南皐之野談道自樂從遊日衆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為南皐先生　先生嘗言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箇實裡面是包草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為皮都勻備徒跣就道數瀕死抵戍所

進勻士講學從者日衆巡按御史至衛閱兵必軍裝持戟雜伍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爲　十二年春慈寧宮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妻檢其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余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緹騎來卽徑去弟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謫南刑部照磨　初爲吏部時迎母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厲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好言謝過不遑云

黃梨洲傳先生云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

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詩郭與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補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僧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寥寥則古昔談先王之境祜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

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
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
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勲勤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
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
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　先生自
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嗍自以爲覺矣不知意
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畧有所入而流于
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
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于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祝先覺
尚遺浄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

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于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于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催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馮少墟先生

翟鳳翥撰先生傳云先生己丑成進士觀禮部政謂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不與往也　遷左都御史與同官鄒南皐鍾龍源曹眞予

會講都城隍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贊毅講演講談之四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竄者踵相接也親上死長之義非講奚明鄒忠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灝與其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成而人言至矣先生與南皐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　先生自講學而外惟工書法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奕卽圍亭圖畫之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

張秋谿傳先生云先生九歲時父保定郡丞友手書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且命學其爲人先生卽知向往服膺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入正學書院與藍田王秦關論學有契登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

規詞章曰文人何若聖人暬㑭人說二篇惟與余鏡源焦漪園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　命巡按宣太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輩講學于寶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巡鹽長蘆清課革弊行部所至必進諸生講學著訂士篇輒與要人左用他言官株累削籍歸道宿村寺屬吏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講學著學會約若干條期于求益規過又著士戒以勉諸生著論俗以曉衆人讀者莫不感發未幾以怔忡處一斗室足不至閾戒客刺無得通親知無得入益精思默證辨疑似析異同因養疴力學者又九年而體漸復然後出乃會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益衆當道于寺東築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開天中閣詠關中四先生詩呂涇野柟馬谿田理韓苑洛邦奇楊斛山爵關學從是復振先生雖重講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闇修躬示之鵠嘗篇所知

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略躬行妄欲以身挽之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現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假室非非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也　素衣吳氏著眞儒一脈叙顧高錢爲東林三先生而馮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逸啓新少墟爲東林四大君子益論道不論地也

先生題善利圖云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

孫淇澳先生

黃棃洲傳先生云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于是

上傳改期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于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于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　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功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數端云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以禮部侍郎署部事請祀羅豫章李延平于文廟于秋曠典一朝得補先生初喜誦佛氏書既而曰僧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靜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廢臨池晚乃一切屏去耑求之反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

吳覲華先生

先生一班錄云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宜啓爭端也吾則曰有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

于景素先生

高景逸序先生願學齋劄記云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謫官歸

杜門讀書津津樂也其言曰士君子植節大難非有禮義維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潰决而不自覺故其讀書取足以治心砥行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弗好曰勿以歧吾意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調安吉州判一赴浙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業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鑿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于淡泊寂冷時無歆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丁愼所先生

先生以萬曆巳卯問學涇陽時甫弱冠故撰涇陽祭文有薦遊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等語

先生萬曆丙戌成進士涇陽與書云聞南宮之報甚慰近來士風茅靡亡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爲也者卽如應對唯諾間以方之諸生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爲不得不然旣而以爲當然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爲賢者勘破耳

先生赴東林講會旣別涇陽與書云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一則尤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于是乎大矣試播諸副墨傳爲共寶不亦善乎願之願之

忠憲撰丁長孺壽序云先生爲涇陽先生高第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敝理學名

節也乃凜凜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

華燕超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君無父種子其言痛切如此

先生之學務勉然不妄希自然常謂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簡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涵心也人知一暴十寒而不知焦芽腐種之不受暴也皆先生獨得之語先儒所未發　景逸先生謂先生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千萬人而不惴人所惛惛而騖之者先生深愧之人所昧昧而避之者先生深嗜之人嘲先生以爲迂以爲腐而不知先生

所圖維皆千秋之事也君子以爲確論

劉念臺先生

湯潛菴序戢山文集云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愼獨爲宗于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爲要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于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睿慮通籍四十年做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宰人見爲迂濶而不敢貶道以從時宰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默以阿世愼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飮食

也觀其語門人曰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盡通徹達性之學至是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僞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于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劉子全書云丙寅以後先生壹意養晦屏居韓山草堂大抵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頓見浩然天地氣象半日嚴密功夫一旦冰釋喟然曰三十年嚮外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

惲日初序劉子節要云先生學先存遏恥空文而務實踐凜凜以眞儒自命矣後講于高忠憲馮恭定兩先生益研晳聖學之關鍵逆奄難作動忍之餘一日豁然卓見不惑自此先生壹以

愼獨爲功久之動靜語默皆與獨位不相畔援敬立而誠盡誠盡而天通而先生之學進于知天矣

劉子節要云明年正月請旌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明道學無負于人國因極言東林諸君子其畧曰萬曆之季先臣有顧憲成高攀龍者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憲成既前卒攀龍晚年一出卒遘逆奄之禍以死陛下正位已崇首表遺忠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詬厲致攀龍當日以道自重未嘗輕進一人惟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而獨不便于小人指爲黨魁必殺之而後快更誰爲之黨者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講明聖學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紈均之席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討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昌言封駁以

澄清自任如魏大中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于假忠義則出于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于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攀龍之學陛下業賜表章請弗更以其地里名號設阱于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

姜同節先生

先生由泉州府入覲例得薦舉人材所薦延陵六人則錢一本于孔兼劉元珍高攀龍薛敷教陳敏中也疏畧云錢一本埋輪

發風憲之貪污而官邪有儆隨自掃徑讀易見羲文孔子之心而灑落從容卓有自得是名御史又將爲眞理學矣于孔兼閔卷摘權貴之倖竇而埸弊以剔後謫判官捐貲置安吉州學之田而倖無入巳義舉獨高是有功埸屋又有功庠序矣劉元珍憂國奉公憤計典之壞而以危言發相國之庇奸忠肝義膽不與日月爭光耶高攀龍崇正闢邪析支離之說而以會講鼓同志之興起月將日就不巳涵養純粹耶氷玉貞操非他人必辭斂教何也一介不苟取與也廉頑立懦所闢世道遠矣菽水承歡非他人必陳斂中何也以善養不以祿養也守身事親于陳博士見之矣延陵爲臣生長之地人才甲天下而臣所舉僅此蓋亦舉爾所知之意

賀亨陽先生

先生專功理學闡明人道一日見高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數十條允堪倣法湖廣提學蔡旃公奉為矜式時錄省郡新生傳示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書一本以遵古乞言之禮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

周懷魯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立朝疏言甚多其疏稿多屬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鑒定詳見端文公集及高子遺書

歐陽宜諸先生

高子遺書紀畧云公以萬歷辛丑守常郡故事新守到任五縣飾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為先賢祠祀一郡

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紳衿于祠祠旁有傳是堂左爲德性齋右道問學齋又有取斯堂皆公建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于激濁揚清抑强扶弱尤惓惓焉　公旣致其穎州兵使者而歸奉朝命再辟堅卧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于其

魏廓園先生

先生自序高橋別語云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餞別于高橋之滸申以誨言詩詞亹亹爰次其畧用比韋絃別語見高子遺書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淚潸然下先生

顏色不變曰死于王事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楼捐俸金百金先生堅却不受曰譬如娶婦孀居數十年垂死日偶動一念便屬失節

楊大洪先生

涇皐藏稿常熟修學記畧云琴川楊侯之爲令也持巳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懲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一日詣學目擊蕪莽退而捐俸金散鍰金修尊經閣釐復祀典創置學田虞人士詣余屬予爲記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淸勞康勤聽斷規規簿書期會之間以見能下之盛廚傳都筐篚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其于民之疾痛痾癢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于敎化之事哉乃侯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耶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

人而為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為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俟於是乎過人遠矣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令常熟時東林大興毋遇講會必至無錫與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政暇即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若徒行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

周蓼洲先生

殷獻臣撰年譜云公號蓼洲蓋痛祿養之不逮志蓼莪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蓼莪而綴一聯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白心

弱冠補弟子員贈公家酷貧公藉館穀養曰吾輩今日為諸生束脩外即無可取設他日為宰官俸資外即無可取　贈公暨毋夫人相繼即世哀毀骨立幾成死孝歷六年所未嘗見其

一開口而笑也偶偕予訪友館中其家出歌舞侑酒酒未三行忽念二尊人涕泗交下握予手促同歸得福州司李便道還家予兄弟從德升虛王候之許闚其容有戚訊之則曰適思二人方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謁兩尊人柩前拜不能起悲感行路

時東林諸名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予嘗訊公兄後進何緣遂入東林公曰曩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林一脈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眞揭揭焉若建鼓而求亡子以互相標榜乎哉　緹騎至時夫人諸孤皆相繼悶絕公徐令喚醒正色諭之徑入書齋親知咸憤惋泣下公意色愈閒日間爲僧書小雲棲三字命小奚磨墨濡毫寫竟

燼餘集載先生與文湛持書云朔日已渡江回首閶闔不勝黯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

與鹿乾嶽書云弟忽罹此久在意中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歡喜順受生死平常事不亂胸懷也　又字付大兒茂蘭云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郎焦頭爛額如狼如虎輩亦皆感泣乃知忠信猶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時先生已被逮

黃石齋撰神道碑云在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旣秉銓爲四壁蕭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

繆西溪先生

從野堂集先生自叙云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與東林也初試闈實首取福唐公愓予前

議移置第二　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當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裹可幾幸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時先生已被逮　入檻詩云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覩我實樹陰　又與高景逸先生書云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滂同遊地下亦復何憾幸留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爲弟臨去策進者乎祈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按先生內無永外無交義之語極是書幾明確他日過福唐相公福唐日恐大洪黨行難而得比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先生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福唐先生座師也則先生之不激不隨不借明哲保身之智以避禍正先生合義處至被逮後從容賦詩字字從性情中流出爾庶高子手札尤見一時同志不以患難攖心只求學問進步孰謂氣節不由學問中來哉許戲譯謎

## 王軒蘇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協院應山楊公以忤璫被逮先生遺書獄中謂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成利害禍福可置弗問也　上內閣魏公瑶海書云秦晉情形台臺所必問也河北今又陷矣吾鄉有剝床以膚之勢奈何台臺高見熟慮當必奇謀密策出尋常測識之外者區區愚見不能排難定宜殉難未卜台臺何途之出也讀是書公已早辦一死矣

## 蔡雲怡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方公爲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禮動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

魏叔子傳先生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又百數十年而昆山蔡忠襄公起其學以姚江爲宗尙紫陽之實踐是以所覆高明而學者不至于流蕩而無簡　公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　公生平交最篤陳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貽公曰

吾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爲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于乙酉夏不食八日死

黃石齋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在翰林時翰林多雍容養望乃作矯輕警惰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

黃梨洲傳先生云先生補編修卽以終養歸毎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夜丙舍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以抗節死于金陵之徵橋有中書賴雍蔡繼謨從死未死前閉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

先生在獄中發願手書孝經一千卷每日止寫一卷出以售人定價二兩人爭欲得之渠受價止從中取用七八分爲一日供

給餘盡散與獄內無食諸囚方寫未及六百皇上知而放出

文湛持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先生弱冠登賢書居母喪哀毀廬墓竹塢三年未嘗見齒有眞孝廉之目

金猬菴先生

先生答陳幾亭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米鹽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愼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于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

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導師尙何以爲之鞭策也

孫蘇門傳先生云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于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卽葬于武進祖塋　又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閉戶十

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即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

馬素修先生

黃家舒傳先生云宣諭諸王行萬里歷二十藩府啓辭賜金三千餘以風厲有位黃巾綠林帕首腰刃出沒輪蹄間從者驚顧無人色公爲言天子聖明開諭禍福往往羅拜去　己卯出典江右闈聞學博先生訃一慟幾絶哀毁骨立鬚髮頓白服除牽毛孺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乞差不得當瀝忠親病苦眞情入告永賦遂初至都寇逼畿輔遂不敢以私請甲申聞變望闕再拜復南向遥拜太夫人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因泣下朱李二孺人與諸僕哭失聲公止曰無亂人意　自登賢書至秘

省守四知戒如諸生時列詞林十餘年囊無贏財汚菜不滿頃助餉輸銅銷帶質杯應之家居角巾絺衣繩床竹架室不置鼎彝堂不鬧絲竹歌舞闌闠子孫不知朱紫紈綺爲何物

嚴佩之傳先生云先生分較禮闈復典江西鄉試所鑒拔皆當世知名士或以金帛贄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筐篚爲禮願他日作第一流人則受貺多矣

吳霞舟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昇則從先生學者也逌應昇謁選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淸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違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千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虛貫節以方名之子之違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

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聞濟嵩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勖哉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先生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讀易袖本示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相與講論竟日而別

呂高培云先大父言吳儀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亟相引重而孫少宰柏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璫禍者爲江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員外希聲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爲吾錫顧孝廉所止罔不愧一脈也

先生初字峻伯嘗手一扇請景逸先生教言先生爲書峻伯扇云今之讀書者未有志于求道者也以爲非是不得工文詞取

科第而致富貴人生貧賤戚戚靡所樂則生不如死故不可已也至于道得之不見其得失之不見其失凡世之讀聖賢書鮮有求爲聖賢者往往以此固未嘗思百年有盡之身一旦而盡無論天下之物無一非吾所有即吾之形軀且如朽株塊壤與吾無與而吾之所以爲吾者何物乎不知吾之所以爲吾廼所謂道也夫道非一日可攫而取也以聖人之資十五志之至七十始獲焉故種植不時耕耨無法至于日至之時無穫矣然則將舍吾今日所事者求之與曰非也無之非道如其道則道矣非其道則俗矣道與俗之相去如天淵而間不容髮然則何憚不爲曰不知也苟知之當見其甚于水火飲食雖欲已烏得而已之

陳幾亭先生

孫蘇門傳先生云先生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旛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鷄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 又云予初識幾亭于魏鄭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已立則至於專挈人物爲已事挈愛人爲爲已幾亭有心得焉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璿禍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請學者累日時璿焰日張有疑其

成纂者先生料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想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向內臣心憂之著定本說言皆驗　嘗散家廪千石以賑鄉人設莊田五頃以資族衆及倣行同善會于邑中　己卯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或問當言何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畧曰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誠是也疏上閣票該部知道而御筆于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段歲歲存之等語連加硃圈楷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　立冬日大雷電雨雹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于禮殊戾孔子對哀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為

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疏四上卒格不行　聞闖逆破潼關爲詞佩衣帶間云南箕靜聽常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繳憑南監求題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絕遂得疾乙酉六月聞南都潰裁聞劉念臺先生殉節狀遂絕粒而卒　自忠憲忠節亡後與金栢部鉉劉宮允理順蔡中丞懋德爲學問友俱先後殉國稱能盡義　嘗銘于座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

按先忠憲倡道東林一時從遊之士響應雲集而世稱入室弟子則屬超先先生所不必推淺亭先生先生尊先忠憲之傳而表章甚力哀輯先忠憲遺書行世俾師道大光其功偉矣故序遺書有云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于薛而純實無弊勝于王識者以爲篤論厥後與先忠憲先後殉節蓋從師弟之際其道德不介而孚而忠義則不謀而合則誠氏所云傳衣鉢丁生光以[illegible]光道哉

華鳳超先生

年譜云先生初授讀魏于貫何同學乘間問故先生曰吾每讀一字必默思其點畫如一大字何以一畫加撇捺而成大思而不得下文讀不去矣　觀都察院政暇則聽講于首善書院時南皐少墟主講而忠憲以卿寺分頂一席燕超公偕先生往受教每會輒洗心滌慮馮先生有言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先生當下自醒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盍眞實體驗語也　八月乞假歸有以關節持千金乞居間要津者先生自矢進身伊始必打破義利一關立定跟脚方可望向上一諦總揮之曰毋汚我旣遣去認菴在坐笑謂先生曰情不礙理似亦無害先生曰若說人情便非天理其間不容毫髮　數年以來心師忠憲向未執贄因謂認菴某于高先生私淑已久然不得其

門而入所見終未親切幸爲介紹而北面先生認菴引謁忠憲忠憲授以主靜之學謂聖學入門無踰靜坐靜坐非冥然寂守正是凝然根極　一日徒步謁忠憲揖別門外遇新貴乘軒過摘破先生衣幾露肘先生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忠憲私喜曰此天成道器也非心體潔淨那能若是　時副院楊忠烈公漣疏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重譴鄒馮左魏諸君子不安其位閹臣魏廣微等乘間傾陷正類忠憲尤擊奸所忌坐以黨魁先生義形于色有奮志除奸意忠憲曰吾子姑留此身待用不必盡入其網乃止　琉璃黑窑差額發帑金歲十六萬先生備一小册出入自記不假手吏胥選料如式給直以時經費減省代償前官之逋七千有奇復餘三萬金或勸以餘數入告當得不次擢先生曰若入告上或追摘前任之多費或減額而累後任以

不支烏可以今日之偶贏定前後之浮縮乎乃以羨金給修城
上窩垜及城外遞鋪餘悉封貯司署　先生官兵部時擬上崇
祀眞儒疏云帝王之致治本于道人臣之事君本于學學術之
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蚤祀眞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
事臣聞天下治亂始于人心人心邪正由于學術學者天地之
心生人之命人心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
一綫所以常昭揭于宇宙而不爲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學
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
事君自孔孟闡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來學遂尊爲萬世
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宋之周程張朱爲世大儒歷代崇祀
而我朝若曹端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玆數儒者皆孔孟
眞脈也于今則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焉臣師之學遠宗孔

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爲宗以知本爲要以立志爲基以敬義夾持爲功以天人一貫爲至居家盡孝所紹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挺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聞逮之日齋、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平時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凜凜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劾奸樞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爲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講學爲諱甚至以東林爲阱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得入于稱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順

昌李應昇左光斗繆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其肩此學者也由此觀之東林何負于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泯與蓋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成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賛勸堯無不喜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氷兢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即此兩言而臣有以窺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竇聰明過用或反爲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爲公普上下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爲精明虛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

在今日知必爲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有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而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爲成仁之逢比而不能爲應運之皋夔此臣之所深痛也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頌者蒙恩優恤備至且特褒曰孤忠邃學秉節正終天語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文明最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擧能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于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補于風教有光于聖治豈其微哉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盡行修復盖書院之來舊矣向毁于權相今毁于權璫既以毁之爲非自當以復之爲是苟不復于聖明之世恐留爲千載

遺議如必曰學宮自足以講道明倫試問今之學宮果何如也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倫而謂書院無功于學宮乎而謂有學宮遂可無書院乎功利之習中于人心舉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則羣聚于學宮者祗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則毫無補也于是先覺者出焉建爲書院相與講習而倡明之而世道人心卒以喚醒則書院之設與學宮正相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一日偏廢也伏乞皇上敕下廷臣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衆論僉同仰將攀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及時修復俾後來俊髦相與講習其中以無負聖明之作養以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太平可臻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媲美唐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

曠然遠覽採擇追崇臣愚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一疏既具會杜掌科先言之而未允龍超先生貽書云從祀一疏斷非今日所宜言無論側目者必以門戶相詆即在同志中有灼然確見以爲當然者幾人哉區區之意以爲吾弟既身任之宜察二三同志中深知先生之學者相與極意表章使先生之學大明于世而後可議及此比之目前一疏爲力更難擔子尤重非畏首畏尾之言也先生得書曰先生之學已煥如日星從祀不在今日必在異日所爭蚤晚間耳所以汲汲者以爲當聖明之世何可以此等盛舉讓之後人然而表章一說自是某身上事且留此稿徐觀機會耳乃不果上　先生分守德勝門一中涓突如造爲忽皇車幽觸股股其畱中涓起曰皇爺過衆面色若土而先生無驚色明日同舍郎來方共飯忽較尉奉賀帖鉗鈦同舍郎

出走靡不股栗而先生無攝色既奉旨德勝門差可觀賴賞銀僉手額賀而先生無喜色　族姪某與荆溪相親故遊于都荆溪謂曰汝家員外倘得銓司吾力易耳族某因來謁署門淸可羅雀先生方整緝危坐起相見問太宜人無恙外同步後庭指示隙地菜一畦此吾署中常膳豐則一臠肉經月不市因微笑曰姪來當市半觔復指几上尋書謂余肅淸諸務晨夕對此較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主知由荆溪飯頃告以京師令嚴射影生禍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遂出妄有所冀姪某留署越月而荆溪所囑竟不敢吐遂分俸六金遣歸　先生上直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有兩僕隨京邸歸述先生草疏時秉燭獨坐披疏對勘中有一字不着落者即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知聖明必責令回話因即草第二疏而溫閱辨疏進隨復草第三疏

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是意中事治棺十二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俟太太百年後扶我櫬送塋過方掩予骨于壞土汝歸語小主不可有違先生以小臣指斥閣部自分無生理而忠義所發披肝瀝血有之死靡悔者執政雖銜之卒蒙聖恩寬宥焉　先生課子要令知敬懼飭行止履繩墨躬行以率不嚴而威嘗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着相末子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　太宜人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痛甚則一息若斷先生跪榻前以氣噓之調其呼吸漸乃來復恒臥床下伺臥起廿夜不交睫且未辨色輒露禱于天祈以身代如是者三閱月一夕太宜人語先生曰吾夢過危橋汝負我行遂得過太宜人果瘳　妹屬疾貧不能療先生素精岐黃書脉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市

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雖下賤得請按脈處方投劑多効　日偕
認菴先生兀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疑亹亹
不倦時進諸子講學庸書義季子衷慷精神素弱謂當以半日
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夫緊則筋骸自束精神
漸旺養心養身莫要于此　甲申五月哀詔至入邑哭靈不進
膳解帶者五晝夜　先生有志感詩三首其一云緬思古則企
賢豪海上孤臣齧雪毛眼底干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嘿
無一事險迴惜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
郝勞勞　又有與仲兄訣別詩云振衣千仞碧雲端歿壽由來
不貳看日月光華苟又旦春秋遞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
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期僾盡不堪回首問長安　臨難
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淸其刀鋸斧

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張光家云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偕弟光庭過鶖湖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妄瞬峩冠修髮袍袖雍然眞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效驗純閉目則游思易生只用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子遺書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解惟管見說得親切因論時事曰逆案之定朝廷最爲失着旣知其逆卽當誅而不赦矣赦而不誅又存其案則國法未伸徒以毒小人之心而勸後日之案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盞酒止三行情甚和洽時方率子姪輩節錄春秋傳義多主公羊說傍晚告歸夫子曰遺書管見二帙卽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

已送至舟中矣其樂于引掖後進如此

按先生自諸生時聽講東林得先忠憲心性靜坐諸說卽于心學性學之辨氣靜理靜之殊深信不疑登第後受學于先忠憲之門造詣益進天啓甲子二月請送從行赴京途中師弟相對質問孔顏之樂先忠憲曾寓書與吳素衣先生云弟一路受熙超之益鑒齋嚴肅殆若性成此天成道器吾道之幸也旣而先忠憲屏跡湖干先生日從講求性命之學心悅誠服身體力行厥後拜疏自沉復貽書于先生明以後死絕學之系屬焉迨[illegible]擬疏請祀編輯年譜復極意表章則先生于先忠憲誠不可以泛常師弟論宜學者推爲高于後一人也高廷珍謹識

## 龔佩潛先生

黃家舒南忠記詠有詩云窮巷蕭然奉母身酒闌燈灺倍酸辛遙傳采石騎鯨語猶記文忠絳帳人公爲諸生食貧甘旨不繼酒後言及母氏輒流涕嗚邑最爲馬文忠所器重臨難告人吾不死恐負馬老師遂自沉

胡慎三年譜云先生殉節金陵歸櫬故里家貧無以爲葬至順

治辛卯戚友歛貲公子法孝等始克塟孔山之陽胡愼三爲賦輓詩三章其一云忠孝寰閒不兩酬求忠于孝是公優情韋陟屺廻腸絕身托騎箕正氣猶說義文章眞不愧成仁本分復何憂淵源預遣兒名孝代養能溫祖母劉其二云浩浩恒依日月光平生悲嘯此歸藏致身甯論得君久殉社敢籌將母還碧血滿應鮫室淚靈氛五月洞庭霜昆明池上誰攜手道有南朝李侍郎其三云誰云慷慨易如麻觸念難酬國爾家夙許英靈朝止水非關心事怨懷沙山河慘結波間絮身世銷亡雨後花應有秦淮堤上月千秋照徹璧無瑕

繆經餘先生

先生自記學問一則云余自二十八歲時得文清文成二先生書術發尙友之志至辛丑年于龍山閭涇陽景逸諸先生講學

頗覺有動甲辰諸老先生闢東林書院時偕家季往以館在膠山不能恒嗣後啓新先生講易吳氏五經會皆間一與焉癸丑以後設教宮中課文講書之外有隙日即過東林則時時領景逸先生之教一日談及靜坐予曰調息亦頗有益先生曰不屑也予聞之瞿然爾時不敢問而先生亦不指示心訣也又一日問先生操存之方先生曰平日何如用功予曰平日好看書若看書心有所寄否則便不免昏散矣先生曰此處正好用功予因舉在川之歎以問先生曰這箇不舍晝夜他本來如是不是着省察念頭用功去不舍也意言高遠予時恍若有會然未盡領也退而從先儒操存諸法參之亦畧有入然爾時尚專功于舉業且館課亦多不能[illegible]情擺脫密下一段苦功作輟半之間有所見轉盼而迷自知于箇中全未有得時抱悔恨自丁卯以

來謝去靑衿累心之物已去十之七八取景逸先生諸說細尋門路則于先生所論觀未發謂一觀而用寂矣一語大有入頭從來亦曾下觀未發功夫然謂觀其本體耳不知這觀即是本體此纔得程門主靜心訣若不觀此心向茫茫蕩蕩也于主敬二字則禮記九容最好九容件件停當便是身心內外一齊收歛舍此別無主敬之法此處畧有把柄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看書與靜坐不分爲兩截矣在無事時他念不生覺非復向者往來憧憧之體而臨事時因而應之縱有猝然之感主張自在不至大錯景逸先生云當下無邪渾然是誠不須另覓誠此段光景時時見之而特未能一片安敢自足也抑程子有云有造道之言有見理之言造道之言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見理之言只是參訂得極透于實踐尚隔了自講

學以來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嘗會講時言心言性言敬言未發非不體認而靜中默念還是口耳龜山先生云學者但求忠信慇懃不爲非義之事古今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不可爲聞道道之未聞與不學全然則學必聞道纔不虛生一世非徒口耳之謂也敢不勉哉

鄒忠餘輯先生言行錄云公初受業于閔適葉師下帷橫林師一見器之忘其新婚朞而始還已而處世舉目機械純以誠心應之嘗云任汝覆雨翻雲我只爾爾人亦漸爲所化　辛丑挈期相赴端文忠憲兩先生龍山會兩先生一見器之無殊橫林見葉師時

鄒忠餘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從涇陽顧公得讀書法從景逸高公得

養性法復與葉閒適薛玄臺諸公參論弗輟而學始成

張泰巖先生

先生久與東林講會爲高景逸吳素衣諸先生推重天啓乙丑景逸有小札貽先生云楊左魏之不免也的矣郎弟輩彼亦不放過此不足爲異天下事要硬脊梁漢擔者正在此一本好戲文丈試憑几觀之手札如此可見兩先生心膽間有契合處

施曠如先生

子瑞傳述先生云少就塾師端坐朗誦若成人塾師驚異年十二羅回祿家人呼號奔走先大夫獨入書舍收書籍數册就廡下讀不輟親知問候者大奇之　官樞曹時悉秉至公一介不苟嘗曰古人兩袖清風吾且渾身是債及官蒲邑氷蘖自矢楚則有清澈寒潭之實錄閩則有只守三錢之民謠蓋衙門舊例

俸薪外有供銀三錢也

先生上遺賢當起兼請謚䘏疏畧云臣惟人才自魏廣微啓其端魏忠賢崔呈秀等恣其兇焰摧殘極矣臣以爲丙寅丁卯之廢臣當起補而甲子乙丑所摧折尤急當起補若磊落名賢如文震孟姚希孟等已後先啓事其未起補者尚多則有恬雅無營縉纓不及如鄭以偉茂才者盡急用以砥廻瀾則有難進易退孤介絕塵如劉宗周程國祥者盡急用以振頹儒至四朝耆碩百代名儒之高攀龍爲崔呈秀反噬抗志自裁臣曾讀其絕命之筆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慘切求之古名臣正未易纔指項蒙贈䘏殊慊公議然千秋大節未荷特表顧子世儒無辜城旦則易名與雪豁又䙡直旌忠所未竟者至魏大中忠肝似鐵勁節如霜與楊漣周順昌等均爲亘古奇男子而大中未錄

其嗣人情尚多悒鬱臣在南言南目擊心憤不得不爲皇上一剖陳也

按先生初受業于劉本孺先生登第後復遊先忠憲之門關性命之學天啓中先忠憲劾璫難先生服從烈禍一意護持迨崇禎初崔魏伏辜而餘黨尚踞要津以是遺賢未起國是未定先忠憲雖得追恤尚未邀易名大典總忠節尚未錄其嗣先生踴躍建言請謚請廕感功懋矣先生之子孫台孫先生出家藏疏稿見示陛讀之淋漓慷慨浩氣猶存而表章先忠憲尤力至云從容就義中一何忠愛慘切直將先忠憲沉淵時惓惓宗社之苦衷一語道出誠闡微之論也

## 周仲馭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嘗作十四哀詩首楊忠烈次魏忠節次高忠憲又次周忠介忠毅繆文貞李忠毅左忠毅黃忠端諸公

按先生敦修名節士持世道人心于東林諸君子固素所欽崇及官銓部時又有請卹建文死節諸忠一疏中有云逆璫之亂在廷之臣莫敢發一語其所爲假子義孫則皆紳冠衿帶號爲士大夫所足嘆矣嗟先生之所惡者在彼則所好者其在東林諸君子乎

成寶慈先生

錢磏日傳先生云先生幼穎異七歲日記萬言讀太極易通欣然有會祖若父私相慶曰理學之興其在斯乎八歲塾師授以應試文即對曰願習濂洛之學他非所好也師大奇之嘗聞無錫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講學東林時相過從且願受教　天啓乙丑成進士是時魏閹勢甚熾新進有諷之同謁者先生曰進身之始與巧成甯拙敗竟不往先生爲饒州推官時至則首謁鄒南皐先生及江右諸上官爭爲閹頌美建祠先生獨不可中使承閹意往淨梁寺冶場治器過饒太守以下咸郊迎獨堅執不從中使索供具復捕諸舍役笞之

按先生嘗謂道統之傳在實踐不在空言故出則以南皐先生爲規範處則以先忠憲爲步趨而家居時必正襟危坐所撰者皆正誼明道之書孫偉庵倪鴻寶兩先生每摘其語錄爲座右箴後以老病歸里獨居一樓題曰蝸廬嘗作座銘云

消平居常樓上眼千秋事業樹前心隱如先生者可謂得正學之源矣[illegible]

刁蒙吉先生

德州孫紫微傳先生云先生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

常山張起鴻傳先生云嘗盥畢卽背誦易經一遍嘗讀易傳有得曰天地間有一部易經合當有一部程傳　先生論學者曰舉子業自不妨道顧諸生立志何如耳如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意雜之天理亦卽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意行之人欲何非天理早作夜思人每欲博一第以奉承此身而不知進而奉承此心宮室

妻妾衣服飲食器用玩好皆所以奉承此身也至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凛凛焉如對帝天如臨師保則皆所以奉承此心者奉承心至則不宮宅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願諸生立志何如耳　先生尤心服梁溪嘆曰不讀高子遺書幾虛度一生邸宅後隙地搆樓三楹曰順積五公山人題其室曰行寸設忠憲神主其上每朔望展拜報德祠畢即登拜忠憲垂簾靜坐遵其復七規諸功課行之先是嚴立課程黏白紙壁上每日所讀何書所接何人所言何言所行何事必一一實書紙上入夜詳視覺心下過不去者用墨圈志之以自戒每臨臥必自問曰刁包汝今年望六矣德加進乎業加修乎今日書是如何讀話是如何說事是如何應心是如何求逐端靜考一端或差或不精

實詰朝即詣貞惠忠懲兩主前扣罪自新　平生未嘗作一誑語作一媚態人有過正色讓之不少諱居恒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或利害關桑梓者則議論風生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　流寇之變兵臨城下毀家糾衆千餘人誓同固守人皆感泣力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猺驍張諸所設施多不近情每起而沮抑之有值役田肯所者馳報張皇二猺遽律以擅惑軍心將行梟示動色力爭至脫幘憤聲曰必欲殺無知乎請先殺刁包二猺氣索乃止州每行撫二猺直撲上坐無不人人希望周旋唯諾惟謹而目不一視不交一語二猺睥睨謂若使居官亦楊左續耳故衆方狎諸比至則一座寂然其剛直起人畏憚如此　嘗值敵退流民載道于西關設屋數區貯養之有疾病刀傷者給以醫藥後先近千人有山

左鄰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六人往送之方啓行八拜以虛其托家人皆感激泣誓盡歷六府無一婦不得所者山左人緣是尸祝之　居恒與北平退谷孫承澤蔚州魏象樞綿爲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每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苟苟同　先生將革瞑目端坐二子再滌再洛及姪再雍侍側問後事曰諸所藏板宜守也問以田產搖首不答徐曰覺得胸中無一事

樗亭張光家傳先生云先生爲人剛方厚重見理明決胸無疑滯不寬假于己不苟同于人其學原本六經尤精于易春秋尚論諸儒皆有以洞其本末衡量謹嚴錙銖不爽折衷高子以定其指歸寓書東林與高子之猶子彙旃先生往來問答者亟數年而先生之子梁溪不啻親炙矣

易簀之日囑子再濂曰我于忠憲受罔極恩生不得親炙死當配食我死可設主侍忠憲主傍不必另龕也

高彙旃先生

汪啟我傳先生云居父母喪築石屋山間用寓廬墓之意凡虞祔祥禫禴烝時薦一遵家禮不事佛家紙錢荒唐

荊溪史夏隆撰碑陰記云公敦門內之行以天性之誠大翁年耆狀頭雞長鳴鷄初唱卽整衣冠抱火煮參必精戒翁方覺啟寢扉而公已捧參既問安楊下不爽時刻十年如一日

湖廣監察御史汪謙承詔特舉盡職學臣疏內有云高某每評隨試卷必焚香禱天日非私門桃李是樹實爲皇上甄拔眞才仰酬知遇也又云修復岳麓書院石鼓書院與濂溪書院並行講學理學文章卓然爲一時文衡之冠

按先學憲觀學全楚一意爲務本敦行之教惟正士風校閱尤爲詳慎前考竟稱得人而焚香禱天至云非私門桃李是樹勵破俗情一片公忠爲國至今猶可想見宜游恐本朝而後人猶以爲功在三楚也[illegible]

先生六十五歲之年作豫告一首云世泰人閒事完了死甚了又嘗自念言兼告遠方諸同志曰吾得洗心一妙訣譬如我已滅我生無補于時死不求人誌增一訣詞增一恥然則壙可無石石可無銘乎曰何可無也所重者王言所斯者故君之命抱制詞以長臥於幽日月所不照霜露猶濡之我生不奉二氏教死不求僧道度銘旌止書字不許稱舊銜墓前碣報訃音俱倣此塋日不許用喪儀但遵家禮塋勿開於官亦勿聞于遠祭只二簋不用紙錢金銀錠尊親長賜帛即以此刻敬送代誌右只完我送終之事若所期於爾子若孫者甯無一言乎迺發嘆而言曰惟說苑有之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此爲人謀生

大業於戲汝締思之汝永圖之

熊祈公先生

先生與弟祚承同志好道於崇禎庚辛年間登高學憲之門入濂溪書院爲多士冠因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閩一脈之傳

孫蘇門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南移中州道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頗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客驚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奇逢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奇逢因辭已而副使馬光裕與之宅宅一區有田十餘頃四方來學者悉歸之

泰大音先生

張有譽奉祀千休館記畧云館故公隱居講學處自乙酉歸林
即棲止于斯非歲時朔望有事于先祠足迹不踐家門廿年如
一日及疾革家人請歸公正色語曰吾硜硜素志汝輩豈忘之
乎逾夕而終今及門之祀文孝於千休猶祀忠憲于止水云余
惟公之學得高子之傳信矣然公之同于高子者人能知之公
之稍異于高子而究同于高子者人未必能知之昔人論爲政
寬猛當如循環學問虛實亦然姚江以還學者一掃階級無復
紀綱故高子以實救之及東林而後記誦詞章之錮復深學者
徒襲門庭罔窺宗旨故公以虛濟之因時修教各有攸當人徒
見公之出入于二氏與折衷于陳王以爲不能峻辨乃其衣冠
言動終其身一遵古禮抑何其斤斤然不失尺寸也并夫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其孰能之千休者白沙有千休千處得之語

高子嘗言之故公取以顏其館也

孫北海先生

李安溪撰考正晚年定論序畧云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于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而論道著書不息于其見之乎于是修後輩禮從環極魏公謁見望其神氣清健如五六十歲獨兩耳偏塞然有所問輒酬酢如應響蓋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真人歟先生在前代遍友天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黃石齋將八公數人爾顧明之季年學無師法橫騖別驅議論大駁其宗指皆與程朱相懸排難劉黃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爲宗彝其厲階戎首以爲異學竊興姚江倡之也故于伯安學術言行摘抉批繩無所假

借睨于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
翼孔也歲內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確守朱學柏鄉善
讀宋人書而武承攘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

胡愼三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重忠節崇道義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
留濟橐子祠租復梅了庵祠皆有關風化先生究心理學上溯
考亭下參忠憲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講道東林先生舉忠
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尊推正學

嚴佩之先生

錫山志云先生始爲名諸生中歲落拓無榮進意嘗讀高子遺
書歎曰吾舍是將誰與歸當江南立主時將上書陳時政會聞
有禁不果旣而竄跡湖山間東林修復之後時推講席

東林書院志卷二十二終